

蘇文獻公集卷之五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吳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揔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璧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因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是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爲上夏初已熟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之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熟卿及將士官察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遂此大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爲災今持藥

物可以時將廢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
陣亡固將深悼情亦宜遠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
界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番斃有遷轉今
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
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糴便豐
草美水皆在北庭計以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

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摠苦已勞神若不繼
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
不然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歷
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
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
倡經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

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
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
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
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
乘其已疲之衆拊捫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
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
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我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侵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被歸途可無嗟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實以時叙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
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會氣有
北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
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
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
力向國輸忠能勝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
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無惡勸善實在
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
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
物肖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
稱所謂君子為邦勳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
信負恃荒遠且爾逆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
年遣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北闡此
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
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
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未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

忽嬰痲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
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
其命也固當理遺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
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
金信忠徃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
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
之如子行李來徃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讎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迭
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內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

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計襲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爲寇讎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永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遣天招殲破國將在

此舉已見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遠徼言念於此
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旨
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
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通醜皆可成擒應爲懸軍
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
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
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
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
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
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
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效竊寇雖自斃犬羊之群我無
毫釐之失聞其狼狽虜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
張彘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
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
不整心且非一鳥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
必矣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

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
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
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吟卿等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
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
朕所以雅伏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
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爲梗將遂揚蕩
懸賞頃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當事苟非大敵不勞

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
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
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筆弊成功
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敵灼然殊效者可
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真能自勉令有
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
以卿之明固在日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錫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既破傷殆

美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微求欲不
代者繼其未實以虜終已合然籍卿運籌餘以計
况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備以討
有交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
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
以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
命精忠之志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
何人也邊事煩擾無乃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
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劄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劄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鑒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
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
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未遂
懷來在卿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建屬諸蠻初降王
遣要馳傳以入不日遣歸來去不違殆為勞力卿
一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
何遠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燕不自存立頃年依我
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
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何緣困感未免嫌疑汝若
誠能洗心求以寄命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
即捨從愆更收來效官賞請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
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坤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坤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
道則吉惟智無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

實養禍貽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爲禍因敗
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
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
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卿
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
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
曲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主自奉
誰不求安保此求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
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

也冬末甚寒卿其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
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西蕃亦
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
至於兵馬權畧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
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
威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裁責而未有名位
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

奏聞朕當即有處分比秋熟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今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
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控一方道踰萬里訖成
光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
能副朕慮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繁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
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
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

念我質及祖榮相次求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
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
稱知卿欲於淇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
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叢爾渤海久已遭誅重勞
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
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
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
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
及依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
今隨事當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宜賞功而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棒打又多衆情不忿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爲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既亡卿初
腰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稱雲輒構異謀據
聞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我一心計逃竄
隱臨危制蠻東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誠
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舍養過厚恭禱
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爲驚擾安危動靜屬

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
去亂群言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
憂不賞不且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吳都督李全書

勅吳都督李全書
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瑛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
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搆襲卿可與涅禮相
為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
衰氣與諸將計會遂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

深堪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物為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
汝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
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突然聞勝固歡
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
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
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瑛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
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
家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
緣卿大朝節制寬闊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
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
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
凶徒何足慮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壽宜首尾
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
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美自取職
戒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遷誘其裏叛亡相繼及師
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
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
祿山構景暉取靈前耻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
傷言念忠誠豈忍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
須弔祭應合贈歸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
深未落規畧是時不有勳勞何以除惡求久為患將
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勅朔方想

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
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
叛已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
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闌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
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著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極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學

後相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
賞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
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
瘞救療弟死問生寇讎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
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戎逼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
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厲以極功名平虜軍
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
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
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
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
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
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間山深恃
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
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
事有勝有負無以避追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
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
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
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

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
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
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
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僕是耆舊雖有過失
一功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
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
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莫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烏鴟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逆爲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爲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允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責卿員具以狀聞憫彼陽寬當有贈飾與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按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

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懼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爲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

吏人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豈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

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嘉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之使人李盡參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栳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大武藝卿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豈能悔過不失臣節違復非違善又何加朕

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未特東土
不亦宜乎所令大戊慶等入朝並已屢令各加官賞
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
遣使來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離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我所不
然此是人情况爲君道然則知卿忠亦動必以聞來
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多蒙國所送水手

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
來作邊捍自來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平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道未遙聞我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未固
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
衛及替亦已依行人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部亦
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

及有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陀羅往亦賜卿本一副並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勳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即辨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